

# 俯瞰黄河千余年的吴堡「石城」

好友出差途经吴堡，其中有人对石城历史很熟，于是协商顺道领略第一石城风采。

车经过吴堡县城不久，就上了陡峭的山坡，最陡处，回首往下看，高危险峻，令人后背发凉。不一会儿，车停在了一堵石墙前面，吴堡石城就在身边了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厚实的城墙，城门中间石头上，“石城”两个大字赫然而立。

同伴告诉我，这是瓮城入口，过此门尚不算进城。于是迫不及待穿门而入，立刻就被围在一个四方井里了，由衷佩服古人建城时一定要在主城门旁建瓮城的道理。过了瓮城，向左抬头望去，城门的木门已朽坏不见，只剩下石头骨架，“笑口大开”般地来欢迎我们。墙上的石块疏密有致，墙头的垛口整齐有序，但是城门上的两个字却斑驳难辨。我问其故，同伴告诉我，因为这里的石材主要是砂砾岩，易被风化，千年的岁月把它打磨成这样了，上面刻的是“重翼”两个字。“这个名字少见，有什么深意？”我问道，谁也说不上确切答案。虽然很想穿越到古代问问建造者，但显然办不到，只好杜撰一下，或许能同古人略通款曲。

我们所在的南门，名“重翼”，其他三门分别是：北门“望泽”，东门“闻涛”，西门“明溪”。“重翼”是《易经》中的巽卦同卦相叠，巽为风，两巽相重，有长风相随之象，“故重巽之道，上下顺也”。顺势而为，则会顺利。或许石城的建造者有企盼它顺应自然天地之造化，造福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望吧！其他三个门则应为符合地势特点而起了具有诗意的名字。东门正对黄河，有“每当月满空，万屋皆闻涛”的诗情画意；西门正对着山涧，幽深含秀，“平羌冉冉连云绿，斜阳衬雨明溪足”的意境跃然而出；北门远眺，则可看到蜿蜒的黄河自天外而来，“为霖三日愿，望泽万家情”，寄寓了对黄河之水造福万民的希冀。一个带风的门名加三个带水的门名，辅之以山为根基，是否建造者希望这座城徜徉在美好山水间，一直顺风顺水呢？它能屹立千年而不倒，看来名字起得好。

旋即进入南门洞，只见门洞颇高，但东西两壁弹痕累累，是侵华日军炮击石城时犯下的罪行。1938年，日寇侵占了吴堡对岸山西诸县，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，在党中央和边区军民的英勇抗战下，日军渡过黄河的阴谋没有得逞。但日寇不甘心，他们在山西境内多个山头设立了火炮阵地，经常炮击石城。经此一劫，城内许多古建筑毁于炮火，好在石城很顽强，一直屹立不倒，这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。

## 何地无才

过了南门，就进入内城区了，两边分别是营房和农贸市场旧址，建筑已荡然无存。再往前走，是几个破旧的院落，曾经辉煌过，均已不足道矣。

正在和同行闲聊时，一副对联闯入眼前，非常有气势：

上联：进步文明，所望诸生有志；  
下联：热心教育，休云此地无人。  
横批：何地无才。

同伴介绍，这是石城有名的文兴书院所在地。书院是整座古城中最为宽阔的院落，系清嘉庆年间创建，道光年间续修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7年）改称高等学堂，吴堡许多革命志士都由此走出，该书院也是最早的中共吴堡县委所在地。不难看出，虽然地处贫瘠闭塞之地，但吴堡有重视教育的传统，那副对联就是真实写照。和文兴书院隔街而立的是女校，建于1924年春。当时的县政府对创办女校很重视，为鼓励女子上学，入校女生全部免收学费并供应纸张。

顺着街道继续往上走，再右转几步路，就到了一个石砌的四合院屋顶，下面便是石城里保存较完整、规模最

突出的地方是马面，当敌军攻到城墙底部时，守城士兵站在马面上，很容易攻击到墙下的敌军。

作为一座军事要塞，永泰古城内的格局遵循“城门不相对，道路不通”的原则。巷道交错相通，在城内形成一个个丁字路口。这些丁字路口，对今天到访的游客来说，虽不至于迷失方向，但仍有无法顺利抵达的“死角”。

在古代作战，除了坚固高墙、兵强马壮和粮草充足，水源也是战略物资。而永泰古城顽强生命力的“密码”就在地下。

本报记者程楠

万里长城既能蜿蜒盘旋于崇山峻岭之间，也可逶迤固守在尘土飞扬的丝路古道旁。

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永泰古城，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“隐藏”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戈壁之中，默默记录了400多年的历史沧桑。从空中俯瞰，永泰古城呈不规则的椭圆形，城墙边突出的瓮城等像“乌龟”的脑袋和足，当地人因此也称其为“龟城”。

## 金戈铁马入梦来

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。河西走廊连接古代中原与西域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。

永泰古城不在河西走廊上，却紧邻河西走廊，拱卫河西走廊。在明代，像永泰古城这样的城堡和边墙构成长城防御体系，形成了保障河西走廊畅通的“锁钥”。

据专家考证，景泰一带的长城主要修建于西汉与明代，而汉长城又是明长城修补利用的主体与基础。

1598年，三边总督李汶率大军，出击盘踞于大、小松山（今景泰寿鹿山、昌岭山）一带的鞑靼阿赤兔等部。

松山收复后，明军筑边墙，分屯置戍，将防线从黄河沿岸北移300多公里，在此建筑新的防御体系。而这里的“边墙”即称“新边”。

当时的明军将领敏锐地注意到，从新边到兰州之间，人烟稀少，补给困难。因此，他们选择在背靠寿鹿山的一片川滩地上构筑城堡。

据《大清一统志》记载：“明万历三十二年，总督李汶、巡抚顾其志以红水、三眼井二堡去州辽远，因于适中之地旧老虎城置堡，周三里，名曰永泰。”1608年，永泰城建筑完成，有兰州参将驻扎在此，城内驻有士兵2000多人，马队500人。

久经沙场的李汶不会意识到，他力主筑起的新边长城，会成为明朝后期修筑长城的最大工程。自新边建成以后，这里再无大的战事。而此时，距离明朝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30多年。

其实，包括永泰古城在内，明朝在甘肃新边沿线共修筑了13座军堡。这些军堡再加上长约400里的长城，共同构筑起完整的新边防御体系，大大缩短了明朝守军的布防线，降低了防守难度，并有效抵御了河套一带游牧部落对明西北边境的袭扰。新边长城及军堡有效利用了地理优势，成功将防御重心北移，成为明朝长城防御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。

## 古代军堡“活化石”

永泰以战而兴，数百年来又隐于戈壁深处。闭眼听，仿佛古城的每一粒黄沙都回荡着遥远的绝响。抬眼望，夯土城墙、瓮城、炮台……每一处景致又像穿越回古代。

在永泰古城，黄土夯筑的城墙围出了一个龟壳似的椭圆，四面各有一座半月形的瓮城作为“龟足”，只有南面的瓮城开有两道城门，就成了乌龟的“脑袋”。城墙周边分布的12座马面构成“裙边”。从高处俯视，整座城就如一只金龟伏在戈壁滩上。

古城壁垒森严，再加上城外烽火相望的墩台，都说明这不是一座普通城池，而是一座有重要价值的军事堡垒。

71岁的永泰古城居民、长城文保员李崇仁从小就生活在这里。他介绍，永泰古城周长约1.7公里，墙高平均约12米，有炮台12座，城楼4座，城下有护城河。“城南北两侧分别朝兰州和长城方向建有绵延数里的烽火台。”

靠近观察可以发现，永泰古城的城墙上面还建有像锯齿一样的垛口墙，用来保护当年守城的士兵。城墙上

突出的地方是马面，当敌军攻到城墙底部时，守城士兵站在马面上，很容易攻击到墙下的敌军。

作为一座军事要塞，永泰古城内的格局遵循“城门不相对，道路不通”的原则。巷道交错相通，在城内形成一个个丁字路口。这些丁字路口，对今天到访的游客来说，虽不至于迷失方向，但仍有无法顺利抵达的“死角”。

在古代作战，除了坚固高墙、兵强马壮和粮草充足，水源也是战略物资。而永泰古城顽强生命力的“密码”就在地下。

《永泰城记》记载，清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出生于永泰城的名将岳钟琪返乡祭祖。他认为永泰城虽形状如龟，但未有五脏，便命人挖了一条暗渠，将清澈的泉从地下引入城中修筑的五眼井中，称作“五脏”。同时，他又让人在城北设一大涝池，取名“甘露池”，合称“六腑”。有了这些被称作“五脏六腑”的水源，看似荒凉的永泰古城就有了生命。

永泰古城内的原住民多是戍边将士的后代。李崇仁说，先祖背井离乡，筑城戍边，取名“永泰”就是希望能够“永绝虏念，康泰安宁”。

## 古城保护进行时

如果历史是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，永泰古城或许只是其中某一帧隽永的定格画面。400余年历史，弹指一挥间，古城终因政治、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变化而逐渐隐入历史尘烟。

多年来，风雨侵蚀成了永泰古城的“大敌”。大约在6年前，我在隆冬时节第一次走进永泰古城。凌厉的风夹杂着沙尘，将清澈的泉从地下引入城中修筑的五眼井中，称作“五脏”。同时，他又让人在城北设一大涝池，取名“甘露池”，合称“六腑”。有了这些被称作“五脏六腑”的水源，看似荒凉的永泰古城就有了生命。

正畅想时，身后的说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转身回望，几位村民靠着院墙拉呱晒太阳，让人顿感“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”。

近年来，古城即将倾颓的土墙、不断延伸的裂隙也逐渐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关注。2006年，永泰城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12年这里又被列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2013年1月，敦煌研究院、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联合编制完成了《永泰城址墙体抢险加固工程设计方案》。

从2014年开始，上述工程陆续开始施工，被专家称为“中国古代军事要塞典范”的古城开始迎来新生。

除墙体抢险加固工程外，从2015年开始，永泰古城还完成了防洪工程、永泰学校建筑群修缮工程、永泰城址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等项目，为文物保护和进一步的旅游开发打下基础。

当我2021年再次见到李崇仁时，发现城内已有多名和他一样的文保员轮流进行巡逻。除了定期向文保部门报告古城状况外，他们还会阻止游客攀爬、破坏古城墙和乱扔垃圾等。

近年来，保存较为完整的永泰古城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览，也吸引了不少影视摄制组前来取景拍摄。《神话》《花木兰》《美丽的大脚》《天下粮仓》等多部影视作品曾在古城进行拍摄。

李崇仁等村民已参与过多部影视剧拍摄，俨然成了“老戏骨”。“给剧组当群众演员、小工，也是我们村民的一份额外收入。”李崇仁说。

居住在永泰古城的文保员王春元介绍，20世纪50年代时，永泰古城里还居住着1000多人口。后来，由于干旱少雨、土地沙化和盐渍化等原因，不少居民陆续搬迁离去。“现在常住人口100多人，大多是不愿

# 蛰伏大漠四百年的永泰「龟城」

搬走的老人。”

如今，大量年轻劳力外出务工，永泰古城的留守人口主要靠养羊“过生活”，还有些村民在周边种植小麦和胡麻等作物。

蓝天连着土墙，城外一群白羊。有村民放牧归来，羊群拥挤着从城门外涌入。虽没有人声鼎沸，却迎来另一番热闹。

配图：无人机航拍的永泰龟城。  
本报记者马宁摄

